# 中学生父母监控与网络欺凌:自我控制与人际适应的链式中介作用

李思奕, 金灿灿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北京 100083)

【摘要】 目的:探讨中学生父母监控、自我控制、人际适应与网络欺凌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问卷法对北京和昆明共计1899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男生的网络欺凌参与度显著高于女生;②父母监控、自我控制、人际适应与网络欺凌之间两两相关显著;③自我控制、人际适应在父母监控与网络欺凌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结论:父母监控可以通过自我控制、人际适应的单独或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中学生网络欺凌,较好地拓展了家庭社会化理论在网络行为中的应用。

【关键词】 中学生;父母监控;自我控制;人际适应;网络欺凌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0.06.029

##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volvement in Cyberbullying: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trol and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

LI Si-yi, JIN Can-c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intended to examine how self-control and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cyberbully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Participants were 1899 students from four middle schools in Beijing and Kunming (Mean age=15.03, SD=1.93, 1122 males, 764 females, 13 did not indicate gender). Parental monitoring, self-control,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 and cyberbullying were assessed via self-report measures. Results: (1)The prevalence of boys' involvement in cyberbullying as perpetrator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 (2)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monitoring, self-control,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 and cyberbullying. (3)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cyberbullying was mediated by self-control and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arental monitoring can affect cyberbullying through the indirect path of self-control and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 as well as the chain mediating path between the two variables, which contributed to better understand of the application of family socialization theory in online behaviors.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arental monitoring; Cyberbullying; Self-control;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

网络欺凌是个体或群体以电子交流的方式对受害者蓄意、反复实施的攻击行为中。与传统欺凌行为相比,网络环境减少了欺凌的时空限制,削弱了受害者的即时情感反馈,赋予欺凌行为匿名、公开的特点空。此外,监管缺失以及网络信息的持久保存性更加深了网络欺凌造成的伤害[4.5]。一项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青少年的调查发现,网络欺凌的受害率高达72%,施暴率高达60%[6]。我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调查结果表明,71%的青少年曾收到暴力辱骂信息,77%的青少年遭受过侮辱嘲笑[7]。网络欺凌对行为双方的身心健康均有负面影响,固然受侵害者极可能表现出抑郁、焦虑,出现头痛、腹痛等躯体症状以及自伤、自杀等伤害性行为,欺凌者也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9RW14, 2016ZCQ11)

通讯作者:金灿灿,E-mail: jcctxdy@163.com

容易伴随出现酗酒、吸烟、物质滥用等行为问题[8,9]。

青少年时期是网络欺凌的高发阶段<sup>101</sup>,探索其中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十分必要。生态系统理论及家庭社会化理论认为,家庭是个体发展影响源中作用最直接、最持久的微观系统,而父母作为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扮演着个体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中心角色<sup>101</sup>,个体在家庭中从父母那里学习的经验或表现出的行为直接与在社会中的行为模式相联系。因此,本研究拟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探讨父母监控如何影响自我行为(自我控制),进而作用于人际关系(人际适应),并最终影响到行为问题的整个链条环节,以期验证及回应相关理论。

作为亲子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父母监控是影响网络欺凌行为的首要因素。父母监控是父母在了解子女行踪、活动及交往对象的基础上对家庭规则的执行<sup>[12]</sup>。社会控制理论认为,违反社会准则是个

体社会控制薄弱的体现,而社会主体(父母、教师等)的控制能够减少越轨与犯罪行为。父母监控以及个体对父母的依恋程度越高,越轨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行为活动的了解与监督能让他们及时对不当行为采取干预措施,有效降低行为问题产生的风险[13],可以说父母监控是青少年网络欺凌的保护性因素。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一:父母监控能够负向预测网络欺凌。

自我控制是整个影响链条的第二环节。自我控制是个体在长期利益导向下有意识的控制冲动行为、抵制满足直接需要和愿望的能力<sup>[14]</sup>。一方面,它受到父母监控的影响。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父母的行为特质会影响子女的行为方式。相关证据表明父母监控直接塑造了青少年行为及自控能力和水平<sup>[15]</sup>。另一方面,自我控制也会影响包括网络欺凌在内的众多问题行为。具体而言,低水平的自我控制会增加网络欺凌行为,高水平的自我控制有助于青少年实现网络的合理使用,降低参与网络欺凌的可能<sup>[16,17]</sup>。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二:父母监控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网络欺凌。

人际适应是父母监控与网络欺凌行为关系模型的第三环节。人际适应是指个体与他人建立和保持温暖及爱的关系、彼此给予善意和支持的程度[18]。同伴是个体在青少年时期的主要交往对象,社会发展模型表明,同伴关系是影响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因素[19]。因此,本研究关注青少年在同伴群体中的适应性。首先,人际适应可能链接父母监控与网络欺凌的关系。研究表明,父母监控、亲子沟通等家庭人际互动过程直接影响着子女的情绪理解、情绪调控等与人际适应相关的能力[20]。其他有关人际适应影响问题行为的证据也表明,同伴群体的认同与支持是网络欺凌的保护性因素,同伴关系困难则会赋予个体较高的攻击性与破坏性[21,2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三:父母监控可以通过人际适应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网络欺凌。

其次,人际适应也可能中介自我控制与网络欺凌的关系。人际适应反映出个体为满足交往需要而调整自身或改造环境、改变他人的能力[23],这一调节与改变则需要通过自我控制来实现[24]。根据自我调节理论,自我控制可以提升个体适应环境的灵活性,实现人际功能的良好发展[25]。自控水平较高的个体善于理解他人的观点、管理自己的情绪,实现与他人的和谐互动,而自控水平较低的个体往往由于难以

克服焦虑、抑郁、敌对情绪等问题而面临着人际适应的困难<sup>[26]</sup>。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四:人际适应是自我控制影响网络欺凌的重要中介,自我控制可以正向预测人际适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讨父母监控对网络欺凌 的预测作用,并分析自我控制、人际适应在二者间的 中介作用。

### 1 方 法

#### 1.1 被试

以北京市与昆明市四所中学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发放21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1899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0.4%。其中,男生1122人(59.1%),女生764人(40.2%),性别缺失13人(0.7%)。初中795人(41.9%),高中1092人(57.5%),学段缺失12人(0.6%)。被试年龄为11~18岁,平均年龄为15.03岁(SD=1.93);每周上网时长为0~56小时,平均9.08(SD=9.42)小时;家庭人均月收入赋值后的均值为5.17(1=2000元以下,2=2000~2999元,3=3000~3999元,4=4000~5999元,5=6000~7999元,6=8000~9999元,7=10000~12999元,8=13000~20000元,9=20000元以上;SD=2.48)。

####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监控问卷 采用张文娟等人 [12]编制的《父母监控问卷》,共19道题目,分为知晓度、消极控制与反馈、自主反馈三个维度。知晓度是指父母对子女的学习、生活与交往方面的了解程度。消极控制与反馈是指父母对子女的强制性管理和对不符合期望的行为的负性反应。自主反馈是指父母对子女自我表达和自主决策行为的鼓励,代表青少年感知到的民主的、非专制的父母行为。量表采用5级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1~0.86。

1.2.2 自我控制问卷 采用Tangney等人[26]编制,谭树华等人[27]修订的《自我控制问卷》,共19道题目,分为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制诱惑、专注工作和节制娱乐5个维度。量表采用5级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各维度得分越高自我控制越好。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58~0.83之间。

1.2.3 青少年人际适应量表 采用周晖等人[28]编制,邹泓等人[18]修订的《青少年社会适应评估问卷》中的人际适应分问卷。该问卷共12道题目,分为亲

社会倾向与人际疏离2个维度。量表采用5级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 亲社会倾向与人际疏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9和0.78。

1.2.4 网络欺凌问卷 对 Calvete 等人[29]编制的《网络欺凌量表》进行修订,量表由心理学专业教师翻译成中文,并由两名研究生进行英文回译。在正式施测前,对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的 451 名中学生进行预测验,结果表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与网络偏差行为的相关系数为 0.49(P<0.001),信度与效标关联效度较好,符合心理测量学的基本要求,因此选择保留原版问卷全部题目,共16道。量表为单一维度,采用 3 级计分,从"0=从不"到"2=经常"。各题目相加计算总分,总分越高,网络欺凌行为越多。1.2.5 自编人口学调查问卷 包括青少年的性别、学段、上网时长等内容。

#### 1.3 施测程序

在北京市三所中学与昆明市的一所中学发放 2100份纸质问卷,以班级为单位在主试的统一指导 语下进行集体测验,共收回1899份有效问卷。

#### 1.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1.0 进行描述性分析,用 Mplus 7.4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 2 结 果

####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来排除因问卷法而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共有11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未经旋转),第一个因子能解释的变异量为18.84%(小于40%),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 2.2 青少年网络欺凌的性别与学段差异

以性别(男生/女生)和学段(初中/高中)为自变量、网络欺凌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1,1873)=48.5,P<0.001, $\eta^2=0.03$ ;学段的主效应不显著,F(1,1873)=1.58,P>0.05;性别与学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873)=0.79,P>0.05。进一步对性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男生的网络欺凌得分(M=2.06,SD=4.14)显著高于女生(M=0.86,SD=2.40), $t_{(1884)}=7.24$ ,P<0.001,Cohen's d=0.35。

# 2.3 父母监控、自我控制、人际适应与网络欺凌之间的相关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父母监控、自我控制、亲

社会倾向之间呈两两显著的正相关,网络欺凌分别与父母监控、自我控制、亲社会倾向呈显著的负相关,与人际疏离呈显著的正相关。家庭人均月收入、每周上网时长与网络欺凌无显著相关,因此在下面的中介模型检验中,不考虑控制两者对网络欺凌的影响(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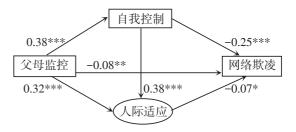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	2	3	4	5	6	7
1家庭人均月收入	-						
2每周上网时长	-0.05	-					
3父母监控	0.15**	-0.06*	-				
4自我控制	0.16**	-0.24**	0.38**	-			
5亲社会倾向	0.19**	-0.04	0.34**	0.33**	-		
6人际疏离	-0.16**	0.07**	-0.35**	-0.40**	-0.52**	-	
7网络欺凌	0.01	0.04	-0.21**	-0.31**	-0.16**	0.18**	-
M	5.17	9.01	11.01	17.38	4.15	2.12	1.60
SD	2.48	9.25	2.11	3.50	0.72	0.89	3.66

注:\*P<0.05,\*\*P<0.01。

#### 2.4 父母监控与网络欺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以父母监控为自变量、自我控制与人际适应为中介变量、网络欺凌为因变量建立链式中介模型(见图 1)。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 = 2.53,RMSEA=0.03,CFI=0.99,TLI=0.99,且各路径系数均显著。由图可知,父母监控能够正向预测自我控制( $\beta$ =0.38,P<0.001),自我控制正向预测人际适应( $\beta$ =0.38,P<0.001),人际适应可以负向预测网络欺凌( $\beta$ =-0.07,P<0.05)。



注:为简化模型,省略了潜变量人际适应维度 指标间的载荷系数以及所有变量的残差与 误差;\*P<0.05,\*\*P<0.01,\*\*\*P<0.001。

图 1 父母监控、自我控制、人际适应与网络欺凌的链式中介模型

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样 1000次,计算 90%的置信区间,结果如表2所示,自我控制与人际适应在父母监控与网络欺凌之间起中介作用,总中介效应值为-0.12。中介路径及其效应值分别为:父母监控→自我控制→网络欺凌(-0.09);父母监控→自我控制→人际适应→网络欺凌(-0.01);父母监控→人际适应→网络欺凌(-0.02),三条路径 90%的置信区间均不

包含0,表明两个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均显著。

表2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

效应类型	路径	沙片店	90%的置信区间	
双型矢型	<b>始</b> 任	效应值	下限	上限
中介效应	父母监控→自我控制→网络欺凌	-0.09	-0.115	-0.072
	父母监控→自我控制→人际适应 →网络欺凌	-0.01	-0.020	-0.001
	父母监控→人际适应→网络欺凌	-0.02	-0.045	-0.001
总中介效应		-0.12	-0.157	-0.097

####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网络欺凌存在性别差异,男生的网络欺凌参与度更高,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sup>[30]</sup>。网络环境具有去抑制性,但相比女生,男生具有较高的道德推脱水平与较低的负罪感,倾向于采用扭曲后果、受害者归因等方式为不道德的行为自我辩护<sup>[31]</sup>,从而表现出较多的欺凌行为。此外,由于女生更重视建立与维持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欺凌产生的风险也相对较低<sup>[32]</sup>。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监控、自我控制、亲社会倾向之间呈正相关,网络欺凌分别与父母监控、自我控制、亲社会倾向呈负相关,与人际疏离呈正相关。与部分已有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证实了父母监控是网络欺凌的保护性因素[13],既正向作用于自我控制[15],也能促进亲社会行为、减少人际疏离。在亲社会行为发生前,个体往往面临着利己与利他的冲突,而自我控制能对其进行有效调节,形成利他倾向、促成亲社会行为[33],创造积极的行为模式,减少外化问题[34],因而与网络欺凌呈现负相关。

研究发现,父母监控可以通过提升青少年的自控能力减少网络欺凌的发生。自我控制理论认为,自控水平高的人更容易表现出符合社会期望与规范的行为,而自控水平低的人则倾向于寻求刺激与冒险行为,不计行为的长期后果。家庭是个体发展最重要的影响源,纪律的树立与规则的实施能够培养子女即时控制和延迟满足等与自控相关的能力[35],同时,父母的自主准予也有助于子女将其标准内化[36],进而形成内驱力来约束自身行为以符合社会规范,因此不易参与到网络欺凌中。

本研究发现,父母监控可以通过作用于人际适应影响网络欺凌。家庭社会化理论认为,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基本学习场所,不断塑造着个体的态度与行为。在克制、理性的家庭环境中,子女习得了恰当的交往规则,当他们将这一模式运用于社会人际环境中时,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就建立起来。同时,感

知到的父母关心与期望能提升子女的自我价值感与情绪智力,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更积极的情绪体验<sup>[37]</sup>。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相连接,当青少年将这一积极的态度拓展到网络空间时,网络欺凌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本研究还发现自我控制和人际适应在父母监控和网络欺凌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环境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因个体特征而异<sup>[38]</sup>。在感到孤独与渴望友谊的成长过渡期,面对人际压力带来的不安与焦虑,高自控的个体能够灵活的采取适应性策略来增强应对消极事件的抵抗力,从中获得力量感、责任感与自我价值感,表现出积极的社会行为<sup>[39]</sup>,这有助于他们克服人际交往中的困难,建立、维护与同伴间温暖的关系,体验彼此给予的支持与善意,进而降低攻击性,减少网络欺凌行为。

#### 参考文献

- Sticca F, Perren S. Is cyberbullying worse than traditional bullying? examining the differential roles of medium, publicity, and anonymity for the perceived severity of bullying.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3, 42(5): 739-750
- 2 Slonje R, Smith PK. Cyberbullying: another main type of bully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8, 49(2): 147–154
- 3 Patchin JW, Hinduja S. Bullies move beyond the schoolyard: A preliminary look at cyberbullying. Youth Violence and Juvenile Justice, 2006, 4(2): 148-169
- 4 Pieschl S, Porsch T, Kahl T, et al. Relevant dimensions of cyberbullying — results from two experimental studies.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3, 34(5): 241-252
- 5 祝玉红, 陈群, 周华珍. 国外网络欺凌研究的回顾与最新进展. 中国青年研究, 2014,11: 80-85
- 6 Chan HC, Wong DSW. Traditional schoo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in Chinese societies: prevalence and a review of the whole-school intervention approach.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5, 23: 98-108
- 7 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查. 中国信息 安全, 2018, 102(6): 57-60
- 8 Özgür Erdur Baker, Ibrahim Tanrıkulu.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cyber bullying experiences among Turkish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 2(2): 2771–2776
- 9 Sourander A, Klomek AB, Ikonen M, et al.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10, 67(7): 720-728
- 10 Bauman S, Toomey RB, Walker JL. Associations among bul-

- lying, cyberbullying, and suicide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3, 36(2): 341–350
- 11 Pomerantz, Eva, Ng, et al. Culture, parenting, and motivation: The case of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dvances in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2008, 15: 209–240
- 12 张文娟, 邹泓, 李晓巍. 青少年的父母监控状况及其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1, 27(3): 267-273
- 13 Fosco GM, Stormshak EA, Dishion TJ, et al.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al monitoring during middle school as predictors of early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2012, 41(2): 202–213
- 14 李琼, 黄希庭. 自我控制: 内涵及其机制与展望. 西南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8(2): 41-52
- 15 金灿灿, 王博晨, 赵宝宝. 中学生的父母监控、自我控制和网络适应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中国特殊教育, 2019, 7: 69-75
- 16 赵宝宝, 金灿灿, 吴玉婷.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 影响: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 (6): 1146-1151
- 17 Wong RYM, CMK Cheung, B Xiao. Does gender matter in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8, 79: 247–257
- 18 邹泓, 余益兵, 周晖, 等. 中学生社会适应状况评估的理论模型建构与验证.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65-72
- 19 Xie X, Tao Y, Liu A, et al. Peer relationship mediates the effect of mobile phone functions on adolescent adaptation.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20, 108: 104571
- 20 程玉洁, 邹泓. 中学生人际适应的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情绪智力的关系. 中国特殊教育, 2011, 2: 65-70+89
- 21 Kowalski RM, SP Limber, A. McCord.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cyberbullying: Prevalence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9, 45: 20–32
- 22 Soyoun Kim, Choong Rai Nho. Longitudinal reciprocal effects between peer relationship difficultie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s in Korean adolescent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7, 83: 41–47
- 23 王钢, 张大均, 江琦. 大学生人际适应性量表的初步研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0, 6: 92-99
- 24 张亚利, 陆桂芝, 宋相梅, 等. 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适应性在自尊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作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8, 32(5): 73-77
- 25 Annesi JJ. Effects of a teen resident camp leadership program on changes in dimensions of self-control and interpersonal functioning, and their theory-based relationships.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2020, 78: 101745

- 26 Tangney JP, Baumeister RF, Boone AL. High self-control predicts good adjustment, less pathology, better grades, and interpersonal suc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4, 72(2): 271-324
- 27 谭树华, 郭永玉. 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的修订. 中国临床 心理学杂志, 2008, 16(5): 23-25
- 28 周晖, 张豹, 谭锐, 黄鸣鹤. 中学生社会适应状况问卷的编制及其信效度的初步检验.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8, 16(9): 1005-1007
- 29 Calvete E, Orue I, Estevez A, et al. Cyberbullying in adolescents: modalities and aggressors' profil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0, 26(5): 1128–1135
- 30 黎亚军. 亲子冲突对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及性别差异.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18(3): 605-610+614
- 31 Thornberg R. and T. Jungert. School bullying and the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ggressive Behavior, 2014, 40(2): 99–108
- 32 Wang X, Lei L, Liu D, et al. Moderating effects of moral reasoning and gender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cyberbullying in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 98: 244–249
- 33 Nie YG, Li JB, Vazsonyi AT. Self-control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 96: 36–39
- 34 Memmott- Elison MK, Holmgren HG, Padilla- Walker LM,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rosocial behavior,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during adolescence: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20, 80: 98-114
- 35 Tehrani HD, Yamini S. Parenting practices, self-control and anti- social behaviors: Meta- 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020, 68: 101687
- 36 陈云祥,李若璇,刘翔平.父母心理控制、自主支持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控制动机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6(5):981-986
- 37 屠嘉俊, 万娟, 熊红星, 等. 父母支持对大学生人际适应性的影响:情绪智力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2016, 39(4): 964-969
- 38 Ding Q, Li D, Zhou Y, et al. Perceived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Addictive Behaviors, 2017,74: 48–54
- 39 董红. 农村寄宿制初中生亲子沟通对校园人际关系的影响: 自我控制和疏离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辽宁师范大学, 2017

(收稿日期:2020-01-28)